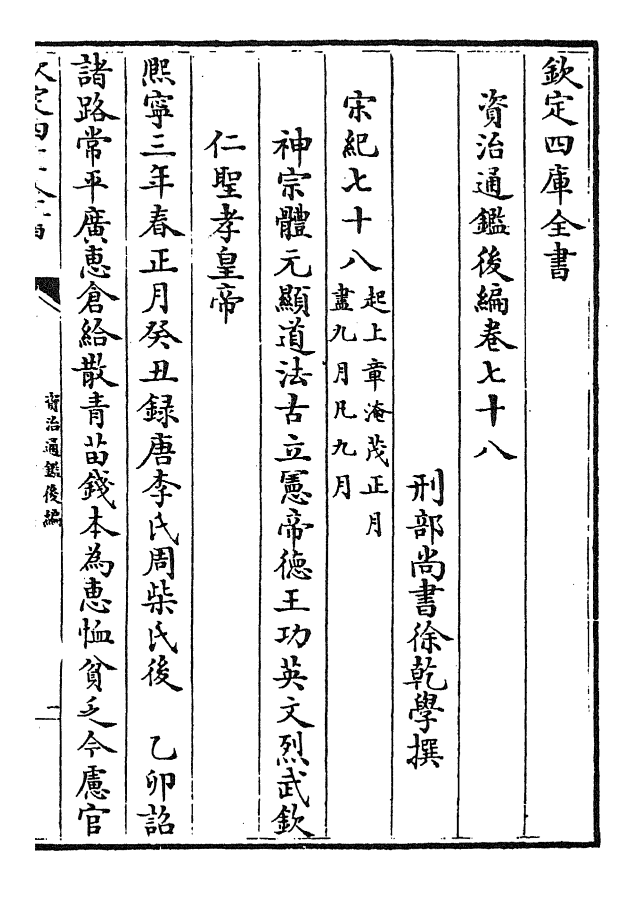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七十八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七十八 起上章淹茂正月盡九月凡九月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

熈寧三年春正月癸丑録唐李氏周柴氏後　乙卯詔諸路常平廣惠倉給散青苗錢本為惠恤貧乏今慮官

吏不體此意均配抑勒翻成騷擾其令諸路提點刑獄官體量覺察違者立以名聞敢沮遏者亦如之先是知通進銀臺司范鎮言青苗錢者唐衰亂之世所為苗青在田先估其直收歛未畢已趣其償是盜跖之法也右正言李常孫覺亦言王廣淵在河北第一等給十五貫第二等十貫第三等五貫第四等一貫五百第五等一貫民間喧然不以為便而廣淵入奏稱民間歡呼鼓舞歌頌聖德言者既交攻之朝廷不得已乃降是詔　戊

午判尚書都省張方平罷初方平為參知政事帝欲用王安石方平以為不可尋以父憂去服闋以觀文殿學士判尚書都省安石言留之不便遂出知陳州及陛辭極論新法之害帝為之憮然未幾召為宣徽北院使留京師安石深沮之方平亦力求去乃復出判應天府

二月壬戌朔河北安撫使韓琦言臣準青苗詔書務在優民不使兼并者乘其急以邀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每借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自放錢取息與

初時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絶相違戾欲民信服不可得

也又鄉村每保須有物力人為甲頭雖云不得抑勒而

上戶必不願請下戶雖或願請必難催納將來決有行

刑督責同保均陪之患陛下勵精求治若但躬行節儉

以先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

以致遠邇之疑哉乞盡罷諸路提舉官依常平舊法施

行癸亥上袖出琦奏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

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

青苗而亦强與之乎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欲雖坊
郭何害因難琦奏曰陛下修常平法以助民至於收息
亦周公遺法也如桑弘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用
乃可謂興利之臣今抑兼并振貧弱置官理財非以佐
私欲安可謂興利之臣乎曾公亮陳升之皆言坊郭不
當俵錢與安石論難久之而罷帝終以琦說為疑安石
遂稱疾不出　丙寅以兵部員外郎傳堯俞同判流内
銓堯俞始除喪至京師王安石數召之及見語及新法

安石謂堯俞曰方今紛紛遲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還君堯俞曰新法世不以為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平生未嘗欺人敢以實告安石不悅遂有此命　王安石稱疾求分司翰林學士司馬光為批答曰今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乃欲委還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謀固為無憾朕之所望將以委誰安石大怒即抗章自辯帝封還其章手札慰安石曰詔中二語失於詳閱今覽之甚愧且命呂惠卿諭旨安石固請罷帝固留之　壬申以翰林

學士司馬光為樞密副使　甲戌以河州刺史瞎且鼐
木征為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　初司馬光素
與王安石厚及行新法移書開陳再三又與吕惠卿辯
論於經筵安石不悅帝欲大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
外托劘上之名内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
盡害政之人而欲置之左右使預國政是為異論者立
赤幟也及安石在告帝乃以光為樞密副使光上疏力
辭曰陛下所以用臣盖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

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　壬午王安石出視事詔以韓琦奏付條例司疏駁安石之在告也帝諭執政罷青苗法曾公亮陳升之欲即奉詔趙抃獨欲俟安石出令自罷之安石既視事持之益堅人言不能入矣

乙酉韓琦以論青苗不見聽上疏請解河北安撫使

止領大名府一路王安石欲沮琦即從之　司馬光力
辭樞密副使之命章凡九上帝使謂曰樞密兵事也官
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
於事無不可言者會王安石出視事遂詔收還敕誥
是月命張茂則張鞏相度澶滑州以下至東流河勢隄
防利害時方濬御河韓琦言事有緩急工有後先今御
河漕運通駛未至有害不宜減大河之役乃詔輟夫卒
三萬三千專治東流　三月甲午司馬光移書王安石

請罷條例司及常平使者開諭苦切猶冀安石之悟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光意盖指呂惠卿對賓客輒言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書凡三往反安石大懟答書但言道不同而已其後惠卿畔安石竟如光言　條例司疏駁韓琦所言王安石令曾布為之琦再辯列不報文彦博亦以青苗之害為言帝曰吾遣二中

使親問民間皆云甚便彥博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
信二宦者乎先是安石嘗與入內副都知張若水藍元
震交結帝遣使潛察府界俵錢事適命二人二人使還
極言民情深願無抑配者故帝信之不疑　先是詔舉
選人淹滯者與京官凡三十七人國子直講奉符姜潛
在舉中帝聞其賢召對延和殿訪以治道對曰有堯舜
二典在顧陛下所以致之者如何耳知陳留縣至數月
青苗令下潛出錢榜其令於縣門已而徙之鄉落各三

日無應者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錢以是獨得不散司農開封疑潛沮格各使其屬來驗皆如令會條例司劾祥符不散青苗錢潛知且不免移疾去縣人詣府請留之不得　己亥御集英殿策試進士罷詩賦論三題帝遣劉有方諭司馬光依舊供職是日光入對曰臣自知無力於朝廷朝廷所行皆與臣言相反帝曰相反者何事也光曰臣言條例司不當置又言不宜多遣使者外撓監司又言散青苗錢害民豈非相反帝曰言者皆

云法非不善但所遣非其人耳光曰以臣觀之法亦不善帝曰元敕不令抑勒光曰敕雖不令抑勒而所遣使者皆諷令俵配如開封府界十七縣唯陳留姜潛張敕榜縣門聽民自來請則給之卒無一人來請以此觀之十六縣恐皆不免抑勒也帝敦諭再三光再拜固辭戊申知通進銀臺司范鎮罷故事門下封駁制旨省審章奏糾擿違滯皆著所授敕後乃刋去鎮始請復之使知所守韓琦極論新法之害送條例司疏駁李常乞罷

青苗錢詔令分析鎮皆封還詔五下鎮執如初司馬光辭樞密副使帝許之鎮封還詔書曰臣所陳大抵與光相類而光追還新命則臣亦合加罪責帝令再送鎮行下鎮又封還曰陛下自除光為樞密副使士大夫交口相慶稱為得人至於坊市細民莫不歡慶今一旦追還誥敕非惟詔命反汗實恐沮光讜論忠計帝不聽以詔書直付光不復由銀臺司鎮言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遂乞解銀臺司許之　壬子御集英殿賜進士

明經諸科葉祖洽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總八百二十九人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其意在投合也考官吕惠卿列阿時者在高等訐直者乃居下劉攽覆考悉反之李大臨蘇軾編排上官均第一葉祖洽第二陸佃第五帝令陳升之面讀均等策擢祖洽為第一祖洽邵武人也蘇軾謂祖洽詆祖宗以媚時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風化乃擬進士策一篇獻之帝以示王安石安石言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又以

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蕩至此數請絀之 己未帝謂王安石曰陳薦言外人云今朝廷以為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學士院進試館職策其問意專指此三事安石曰陛下躬親庶政唯恐傷民懼天變也陛下採納人言事無大小唯是之從豈不恤乎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當於義理何恤乎人言至於祖宗之法不足守則固當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數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孫當世世守之祖宗何故屢變

也今議者以為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陛下試如此則彼異論者必更紛紛矣　乙卯詔諸路毋有留獄　丙辰立試刑法及詳刑官帝因王安石議謀殺刑名疑學者多不通律意遂立刑法科許有官無贓罪者試律令刑統大義斷案取其通曉者補刑法官　右正言知審官院孫覺貶知廣德軍帝初即位覺以言事忤帝意罷去王安石早與覺善將援以為助自通州召還知諫院改知審官院時呂惠卿用事帝以問覺覺曰

惠卿辨而有才過於人數等特以為利之故屈身王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為憂帝曰朕亦疑之青苗法行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鬻條奏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為之息説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為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況載師任地漆林之征特重所以抑末作也今以農民乏絶將補耕助斂顧比末作而征之可乎國事

取具蓋謂泉府所領若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有買

有予并賒貸之法而舉之儻專取具於泉府則冢宰九

賦將安用邪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

以圖治安石覽之怒始有逐覺意會曾公亮言畿縣散

常平錢有追呼抑配之擾因遣覺行視虛實覺受命辭

行且言如陳留一縣前後榜令請錢卒無一人至者故

不散一錢以此見民實不願與官中相交所有體量望

賜寢罷遂坐奉詔反覆貶　御史裏行程顥上疏曰臣

近累上言乞罷預俵青苗錢利息及汰去提舉官事朝夕以覬未蒙施行臣竊謂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況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機亟決持之愈堅必貽後悔而近日所聞尤為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駁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驚駭伏望陛下檢會臣所上言早賜施行則天下幸甚　夏四月癸亥幸金明池觀水嬉宴射瓊林苑　丁卯給兩浙轉運司度僧牒募民入粟　戊辰御史中丞呂公著

罷時青苗法行公著上疏曰自古有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辨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為非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王安石怒其深切帝使公著舉呂惠卿為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奸邪不可用帝以語安石安石益怒會韓琦論青苗之害帝語輔臣以公著上殿言朝廷摧沮韓琦太甚將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安石用此為公著罪罷知潁州宋敏求草公著詞云敷

陳失實援據非宜安石不快欲明著其罪狀陳升之以為不可安石乃自易之曰厚誣藩鎮興除惡之名深駭予聞乖事理之實公著素謹密實無此言蓋孫覺嘗為帝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折若當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帝誤記以為公著也　己卯趙抃罷時王安石力持新法抃大悔恨既而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抃乃上疏曰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為輕

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為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奏入懇求去位遂出知杭州　以韓絳兼參知政事侍御史陳襄言王安石參預大政首為興利之謀先與陳升之同領條例司未幾升之用為相而絳繼之曾未數月遂預政事則是中書大臣皆以利進乞罷絳新命而求道德經術之賢以處之庶不害於王政而足以全大臣之節矣不報　以前秀州軍事判官李定

為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定揚州人也少受學於王安石登進士第為秀州判官孫覺薦之朝初至京師謁諫官李常常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便之無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為此言定即往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據實而言不知京師乃不許安石大喜謂定曰君且得見盡為上道之立薦對帝問青苗事具對如曩言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命定知諫院宰相言前無選人除諫官之例遂拜監

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吕大臨言定不由銓
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寘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
越常格然隳紊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封還制書詔
諭數四敏求等執奏不已並坐累格詔命落知制誥天
下謂之熙寧三舍人未幾監察御史陳薦言定頃為涇
縣主簿聞母仇氏死匿不為服詔下江東淮浙轉運使
問狀奏云定嘗以父年老求歸侍養不云持所生母服
定自辨言實不知為仇所生故疑不敢服而以侍養解

官會公亮謂定當追行服安石力主之罷薦御史而改定爲崇政殿說書監察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復言定不孝之人不宜居勸講之地并論安石罪安石又白罷三人定亦不自安求觧職乃以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吏房公事考異宋史神宗紀是年四月壬午貶李常張戩癸未以李定爲監察御史裏行按東都事畧張戩傳戩疏言李定邪謟自幕官擢臺職則定擢職在前戩貶官在後今從之監察御史裏行程顥罷顥每進見必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王安石之說既行顥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

之間章疏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諸路提舉官多非其人京東轉運司剥民希寵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寖衰凡十餘事以言不用求去且曰臣奉職無狀望早賜降責帝令顥詣中書議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為之媿屈乃出顥為京西路同提點刑獄顥上疏言臣隳廢職業既已抗章自劾屏居俟命豈意刑書未正而恩典過頒使臣粗知廉

隅必不敢蒙恥冒就如其見利忘義靦面受之陛下有臣如此亦將安用況臺諫之任朝廷綱紀所憑使不以言之是非皆得進職而去臣恐綱紀自此廢弛臣雖無狀敢以死請伏望陛下開白日之照厲嚴霜之刑投諸荒阪實所甘分乃改僉書鎮寧軍節度判官　壬午右正言知諫院李常罷初王安石與常善以為三司條例檢詳官改右正言知諫院安石立新法常預議不欲青苗取息至是疏言條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議至於均

輸青苗斂散取息傅會經義人且大駭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見之遣所親密諭意常不為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勒民出息帝詰安石安石請令常具官吏主名常以非為諫官體遂落職通判滑州

貶監察御史裏行張戩知公安縣王子韶知上元縣戩進對必陳古道務引大體不舉苛細上疏論王安石變法非是乞罷條例司及追還提舉常平使者并劾曾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止及韓絳代

升之領條例司戩言絳左右徇從安石與為死黨遂叅政柄李定邪諂自幕官擢臺職陛下唯安石是信今輔以絳之詭隨臺臣又用李定輩繼續而來芽蘖漸盛呂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飾姦言附會安石惑誤聖聽不宜勸講君側章數十上最後言今大惡未去橫斂未除不正之司尚存無名之使方擾臣自今更不敢赴臺供職又詣中書爭之聲色甚厲曾公亮俛首不答王安石以扇揜面而笑戩怒曰戩之狂直宜為公笑然天

下之笑公者不少矣陳升之從旁觧之戩顧曰公亦不得為無罪升之有愧色戩稱疾家居待罪尋被貶後徙監司竹監至舉家不食笋子韶初附安石按苗振之獄陷祖無擇於罪至是論新法不便乞名還孫覺吕公著故與戩同貶初戩兄載出按振獄及還朝會戩以言得罪載乃謁告西歸屏居終南山下敝衣疏食專精問學

癸未侍御史知雜事陳襄罷為同修起居注襄論青苗法不便曰臣觀條例司所議莫非引經以為言而其

實則稱貸以取利事體卑削貽中外譏笑是特管夷吾商鞅之術非聖世所宜行望貶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又乞罷韓絳政府以杜大臣爭利而進者且言韓維不當為中丞劉述范純仁等無罪宜復官皆不聽會召試知制誥襄以言不行辭不肯試願補外帝惜其去留修起居注　以淮南轉運使謝景温為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王安石屏異己者數月之間臺諫一空景温雅善安石又與安石弟安國通姻先是安石獨對

曰陛下知今日所以紛紛否帝曰此由朕置臺諫非其人安石曰陛下遇羣臣無術數失事機别置臺諫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未能免其紛紛也於是專用景温

甲申翰林學士司馬光讀資治通鑑至賈山上疏因言從諫之美拒諫之禍帝曰舜堲讒說殄行若臺諫為讒安得不黜光曰臣因進讀及之耳及退上留光謂曰吕公著言藩鎮欲興晉陽之甲豈非讒說殄行光曰公著平居與儕輩言猶三思而發何上前輕發乃爾外人多

疑其不然帝曰王安石不好官職及自奉養可謂賢者光曰安石誠賢但性不曉事而愎此其短也又不當信任吕惠卿惠卿姦邪而為安石謀主安石為之力行故天下并指安石為姦邪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察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為獨王安石韓絳吕惠卿以為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邪光又讀至張釋之論嗇夫利口曰孔子稱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夫利口何至覆邦

家蓋其人能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主信用其言則邦家之覆誠不難矣時呂惠卿在坐光所論專指惠卿也　五月癸巳詔並邉州軍毋給青苗錢　太白晝見　壬寅命司馬光詳定轉對封事　甲辰詔近設制置三司條例司本以均通天下財利今大端已舉惟在悉力應接以趣成效其罷歸中書先是文彦博等皆請罷條例司帝謂彦博曰俟羣言稍息當罷之蓋恐傷安石意也　壬子詔罷入閤議王珪

等言入閤者乃唐隻日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非為盛禮不可遵行故罷之　舊制文臣京朝官審官院主之武臣内殿崇班至諸司使樞密院主之供奉以下三班院主之丁巳詔曰樞輔之任重矣不當親有司之事其以審官為東院别置西院專領閤門祇候以上諸司使磨勘常程差遣　是月夏人號十萬築閙訛堡知慶州李復圭合蕃漢兵纔三千偪遣偏將李信劉甫种詠等出戰信等訴衆寡不敵復圭威以節制親畫陣圖方畧

援之兵進遂大敗復圭懼欲自解即執信等而取其圖
畧命州官李昭用劾以故違節制詠瘐死獄中斬信甫
配流郭貴復出兵卭州堡夜入欄浪市掠老幼数百又
襲金湯而夏人已去惟殺其老幼一二百人以功告捷
而邉釁大起矣　六月癸亥以前知廣德軍朱壽昌通
判河中府壽昌天長人父巽守京北時妾劉有娠而出
生壽昌数歲乃還父家母子不相見者五十年壽昌行
四方求之不得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熈寧初

與家人訣棄官入秦誓不見母不還行次同州得馬劉
時年七十餘矣知永興軍錢明逸以其事聞詔壽昌赴
闕時言者共攻李定不服母喪王安石力主定因忌壽
昌不甚褒顯但付審官院授通判居數歲其母卒壽昌
哭泣幾喪明天下稱其孝士大夫多以歌詩美之蘇軾
為作序且激世人之不孝者李定見而銜之　東上閤
門使樞密都承旨李評喜論事往往施行然天資刻薄
中外側目又嘗言助役法不可行王安石尤惡之初紫

宸上壽舊儀但言樞密宣徽三司副使不坐而故事親王皇親並坐唯集英大宴乃有親王駙馬都尉不坐之儀時評定新儀初無改易而遽劾閤門吏不當令親王皇親駙馬於紫宸預坐以為不遵新制賈佑馬仲良皆坐免官王安石奏評所定自不明而輙妄劾閤門官吏當罪評帝曰評固有罪然亦未可專罪評也安石遂留身乞東南一郡帝不許安石惡評必欲去之丁卯入對辨其上壽新儀不可用且具言評欺罔之狀乞推鞫帝

令送宣徽院取勘亦不遽罷評已巳安石謁告帝令馮
宗道撫問安石因附表劄請解機務帝怪安石求去曰
得非為李評事乎朕與卿相知近世以來所未有所以
為君臣者形而已形固不足累卿然君臣之義固重於
朋友若朋友與卿要約勤勤如此亦宜少屈朕既與卿
為君臣安得不為朕少屈安石欲退帝又固留約令入
中書安石復具奏而閤門言有旨不許收接安石乃奉
詔　司馬光乞差前知龍水縣范祖禹同脩資治通鑑

許之祖禹鎮從孫也　戊寅詔修武成王廟　丙戌知諫院胡宗愈罷王安石議分審官為東西院東主文西主武以奪樞密之權且沮文彥博也彥博言於帝曰若是則臣無由與武臣相接何由知其才而委令之哉帝不聽宗愈亦力言其不可且言李定匿喪不孝帝惡之手詔宗愈潛伏奸意中傷善良貶通判真州宗愈宿之子也　是月遼主御永安殿放進士趙廷睦等百三十八人　秋七月辛卯詔新判太原府歐陽修罷宣徽南

院使知蔡州先是修以病辭官至五六因論青苗法不便又移書責王安石安石不答而奏從其請　壬辰樞密副使呂公弼罷以御史中丞馮京為樞密副使公弼以王安石變法数勸其務安静安石不悅公弼具疏將論之從孫嘉問竊其藁以示安石安石先白之帝怒遂出公弼知太原府呂氏號嘉問為家賊京嘗言薛向總利權無敘近者復除天章閣待制於侍從為最親非向所堪處帝不悅以語安石安石請改用京帝許之至是

以為樞密副使　罷潞州交子務轉運司以其法行則鹽礬不售有害入中糧草遂奏罷之考異宋史神宗紀二年閏十一月壬子置交子務是年七月壬辰置潞州交子務按二年所置即潞州之交子務也是年置當為罷蓋字之誤今據食貨志改正　秘書省正字唐坰以父任得官上書云秦二世制於趙高乃失之弱非失之彊帝悅其言又云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者一二人王安石喜而薦之故得召對癸巳賜進士出身為崇文校書　戊戌雨雹　癸丑詳定宗室服封制度　甲寅置三班院主簿　八月

戊午罷看詳銀臺文字所　乙丑司馬光因入對乞外

帝曰卿何得出外朕欲申卿前命卿且受之光曰臣舊

職且不能供况當進用帝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

光曰臣素與安石善但自其執政違迕甚多今迕安石

者如蘇軾輩皆肆行詆毁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

欲苟全素履臣善安石豈如吕公著安石初舉公著後

復毁之彼一人之身前是而後非必有不信者矣帝曰

青苗有顯效光曰兹事天下知其非獨安石之黨以為

是耳帝又曰蘇軾非佳士鮮于侁在遠軾以奏稾傳之韓琦贈銀三百兩而不受乃販鹽及蘇木甆器光曰凡人當察其情軾販鬻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安石素惡軾以姻家謝景温為鷹犬使力攻之臣豈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軾雖不佳豈不賢於李定定不服母喪禽獸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為臺臣何獨惡於軾也

丙寅以旱慮囚死罪以下遞減一等杖笞者釋之　以衛州旱令轉運司賑恤仍蠲租賦　戊寅詔川陝福建

廣南七路官令轉運司立格就注具為令　乙卯夏人大舉入環慶攻大順城柔遠砦荔原堡懷安鎮東谷西谷二砦業樂鎮兵多者號二十萬少者不下一二萬屯榆林距慶州四十里游騎至城下九日乃退鈐轄郭慶都監高敏魏慶宗秦勃等死之考異宋史神宗紀是年八月己卯夏人犯大順城知慶州李復圭以方畧授環慶路鈐轄李信慶州東路都巡檢劉甫監押种詠出戰兵少敗復圭誣信等違其節制斬信及甫詠死於獄又云是月慶州巡檢姚兕敗夏人於荔原堡鈐轄郭慶都監高敏死之按夏國傳復圭遣信等出戰乃五月間事紀并書在八月誤也東都事畧九月夏人寇慶州亦誤今不從

月戊子朔中書言請置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官從之

韓絳以夏人犯塞請行邊王安石亦請往絳曰朝廷方賴安石臣宜行乙未以絳為陝西宣撫使　山陰陸佃嘗受經於王安石至是應舉入京師王安石問以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為擾民安石驚曰何為乃爾吾與呂惠卿議之又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間頗以為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

日名佃謂之曰惠卿言私家取債亦須一雞半豚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質究矣既而承之還詭言民無不便佃說遂不行　知開封府劉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或以語庠庠曰彼自執政以來未嘗一事合人情往將何語邪卒不往而上疏極言新法非是帝曰奈何不與大臣恊心濟治乎庠對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敢附大臣也　以曾布為崇政殿說書同判司農寺王安石常欲置其黨一二人於經筵以防察奏對者呂惠卿

遭父喪去職安石遂薦布代之布資序淺人尤不服尋奏改助役為免役惠卿大恨之　己亥命崔台符曾布朱温其試法官法官之試自此始　庚子曾公亮罷公亮初嫉韓琦故薦王安石以間之及同輔政知帝方向安石凡更張庶事一切陰助之而外若不與同者嘗遣其子孝寛參其謀至帝前畧無所異由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深德之公亮以老求去遂以守司空兼侍中領河陽三城節度使集禧觀使五日一奉朝請蘇軾嘗從

容責其不能救正公亮曰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
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附己於是聽其罷相　辛丑以
馮京參知政事翰林學士三司使吳充為樞密副使京
為中丞時嘗疏論王安石更張失當累數千言安石指
為邪說請黜之帝不從至是乃更大用　乙巳御崇政
殿策賢良方正及武舉制策中禁切言者篇末云毋謂
古人陳迹既久而不可舉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改其
惟改之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迫不迂歸於至當其悉

以文陳朕亦不憚於有為馬太原判官呂陶對策曰陛下初即位願不惑理財之説不間老成之謀不興疆場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謂庶幾堯舜然以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反而思之乎及奏第帝顧王安石取卷讀讀未半神色喪沮帝覺之使馮京竟讀稱其言有理會范鎮所薦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對策凡九千餘言力論安石所建理財訓兵之法非是宋敏求第為異等安石怒啟帝御批文仲試卷曰意尚流俗毀薄

時政援證先王之經而輙失義理恐不足收録以惑天下之觀聽於是罷文仲還故官齊恢孫固封還御批韓維陳薦孫永皆力論文仲不當黜鎮上疏言文仲草茅踈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為聖明之累帝不聽文仲竟被黜陶亦止授通判蜀州文仲與弟武仲平仲皆以文譽著江西時號三孔　壬子太白晝見　癸丑作東西府以居執政　翰林學士司馬光求去益力乃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

免本路青苗助役和川令劉恕博聞强記於書無所不窺而史學尤精光修資治通鑑奏請為局僚遇史事紛錯難治者輒以委恕王安石與恕有舊欲引寘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為辭因言天子方屬公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為先安石不能用及呂誨得罪去恕往見安石為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宜復其舊則議論自息安石怒變色如鐵恕不少屈或稠人廣坐抗言其失遂與之絕方安石用事呼吸成禍

福恕奮厲不顧直指其事得失無所隱至是光出永興恕亦以親老告歸南康乞監酒稅以就養詔即官修書後光遷書局於洛陽恕請詣光留數月而歸書未成卒恕筠州人也父渙為頼上令以剛直不屈棄官而歸隱居廬山三十餘年環堵蕭然歐陽脩作廬山高詩以美之恕家貧無以給甘旨一毫不妄取於人尤不信浮屠說以為必無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能齎以自隨哉子羲仲清操有父祖風仕至

國子檢討以忤蔡京不復仕曰吾知有天子不知有權
臣一時公卿賦詩郊餞三世繼美尤不易及云　詔環
慶陣亡義勇餘丁當刺者悉免之

資治通鑑後編卷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七十九至八十二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學海

謄錄監生臣徐漢

資治通鑑後編卷七十九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七十九 起上章掩茂十月盡重光大淵獻十二月凡一年有三月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

熙寧三年冬十月辛酉詔延州毋納夏使　通判寧州鄧綰條上時政數十事以為宋興百年習安玩治當事

更化又上書言陛下得伊呂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以臣所見寧州觀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觀之知天下皆然誠不世之良法願勿移於浮議而堅行之其辭蓋媚王安石又貽書及頌極其佞諛安石薦於帝驛召對方慶州有夏寇綰敷陳甚悉帝問識王安石否曰不識帝曰今之古人也又問識呂惠卿否曰不識帝曰今之賢人也綰退見安石欣然如舊交陳升之馮京以綰練邊事屬安石致齋復使知寧州綰聞之

不樂訟言惠召我來乃使還邪或問君今當作何官曰不失為館職得無為諫官乎曰正自當爾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公事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為之尋同知諫院獻所著洪範建極錫福論帝曰洪範天人自然之大法朕方欲舉而措諸天下矯草衆弊卿當塈溪朋比德之人規以助朕綰頓首曰敢不力行所學綰雙流人也　甲子雨木冰　壬申朝謁神御殿　丙子貶知慶州李復圭為保

靜軍節度副使復圭與兵敗績誣裨將李信劉甫种詠以死御史劾之故有是貶　戊寅陳升之以母憂罷升之與安石忤安石數侵辱之升之不能堪稱疾臥家逾十旬會母喪而去　貶秦鳳經畧使李師中知舒州先是管幹經畧司機宜文字王韶請築渭涇上下兩城屯兵以脅武勝軍撫納洮河諸部下師中議師中以為不便詔師中罷師事韶又言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稍籠商賈之利取其贏以治田乞假官

錢為本詔秦鳳經略司以四川交子易物貨給之命詔
領市易事師中言韶所指田乃極邊弓箭手地耳又將
移市易司於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補所失
王安石主韶議為削師中職徙知舒州而以竇舜卿代
且遣內侍李若愚按實若愚至問田所在韶不能對舜
卿檢索僅得地一頃地主有訟又歸之矣舜卿若愚奏
其欺安石又為謫舜卿而命韓縝縝遂附會實其事乃
進韶太子中允初師中仕州縣邸狀報包拯參知政事

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為令知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世稱其先識　乙酉詔罷諸場務內侍監當　翰林學士范鎮罷先是鎮舉軾諫官王安石令謝景温劾軾舉孔文仲制科以對策論新法不便罷歸故官鎮皆力爭之不報即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臣論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為御史反為之

罷舍人逐臺諫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為之罪帥臣不用蘓軾則捃摭其過不恕孔文仲則遣之還任以此二人況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能逃聖鑒乎因復極言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乃自草制極詆之以户部侍郎致仕凡所宜得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畧曰願陛下集羣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

任老成為腹心以養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
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
患於未萌使天下隂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
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與賔客
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
如天何　知山隂縣烏程陳舜俞自劾違旨不散青苗
錢謫監南康軍鹽酒稅五年而卒舜俞始嘗棄官歸居
秀之白牛村日與劉涣跨雙犢縱尋山壑因自號白牛

居士蘇軾哭之以文稱其學術才能兼百人之器一作不復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深悲之云又有樂京劉蒙亦皆以役法廢黜京知長葛縣白提舉常平官言助役不便使之條析又不報因不肯治縣事自列求去坐奪官蒙知湖陽縣常平使者召會諸縣令議免役法蒙以為不便不肯與議退而條上其害即投劾去京荆南人蒙渤海人也　陜西宣撫使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驍勇士募市井惡少年為竒兵調民造乾糒悉修城池樓

櫓闗輔騷然知永興軍司馬光上疏極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而永興一路皆内郡繕治非急宣撫之令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當任其責於是一路獨得免　十一月戊子賑河北饑民徙京西者　己丑官節行之士二十一人　壬辰蠲陜西蕃部貸糧　甲辰夏人寇大順城都監燕達等擊走之　丁未客星出婁　開封府判官祠部郎中趙瞻因出使得奏事帝問卿為監司久知青苗法便乎對曰青苗法唐行之於季世擾攘中掊民

財誠便令陛下欲為常久計愛養百姓誠不便王安石陰使其黨俞充誘瞻曰當以知雜御史奉待瞻不應由是不得留京師出為陝西轉運副使　乙卯以韓絳兼河東宣撫使凡機事不可待報者聽便宜施行授以空名告敕得自除吏　朝廷命諸道議更役法梓州路轉運使汲人韓璹首建併綱減役之制綱以數計者百二十有八衙前以人計者二百八十有三於是省役人五百又請裁定諸州衙簿王安石言璹所言皆久為公私

病監司背公邀譽莫之或恤而疇獨能體上意宜加賞乃下詔褒疇賜帛二百匹入為鹽鐵副使　十二月乙丑立保甲法時王安石言先王以農為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為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為保選主戶有幹力者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大保選主戶物産最高者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保選主戶有行止材勇為衆所伏者為都保正又以一人為之副應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為保丁授之

弓弩教之戰陣每一大保夜輪五人往来巡警遇有盜
晝時聲鼓大保長以下率保丁追捕如盜入别保遞相
擊鼓應接襲逐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强盜
殺人强姦畧人傳習妖教造畜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伍
保法餘事非干己及非敕律所聽糾皆無得告雖知情
亦不坐若於法鄰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强盜三
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絶同保不
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為同保户数足則附

之俟及十家則別為保置牌以書其户數姓名提點刑獄趙子幾迎安石意請先行於畿縣詔從之遂推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五路以達於天下於是諸州籍民為保甲日聚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為盗郡縣不敢以聞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於罪罟也浸淫為大盗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户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為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抗章不已帝悟由是

下戸得免　丁卯以韓絳王安石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翰林學士承旨王珪參知政事絳開幕府於延安詔即軍中拜之前一日使者數輩召珪珪入帝御小殿得旨草制相安石因出御批示珪曰已除卿參知政事翼日命果下珪為翰林學士典內外制十八年嘗因齋宮賦詩有所感歎帝聞而憐之遂有是拜　庚午夏人寇鎮戎軍三川砦巡檢趙普伏兵邀擊敗之　戊寅行免役法先是詔條例司講立役法條例司言使民出錢募

人充役即先王致民財以禄庶人在官者之意命吕惠卿曾布相繼草具條貫踰年始成計民之貧富分五等輸錢名免役錢若官户女户寺觀单丁未成丁者亦等第輸錢名助役錢凡輸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顧直多少隨户等均取顧直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免役寛剩錢用其錢募人代役既試用其法於開封府遂推行於諸路既而東明縣民數百詣開封府訴降等第帝知之以詰安石安石力言外間扇揺役法者謂輸多

必有贏餘若羣訴必可免彼既聚衆僥倖苟受其訴與免輸錢當仍役之帝乃盡用其言尋以臺諫多論奏因謂安石宜少裁之安石曰朝廷制法當斷以義豈須規規恤淺近之論耶司馬光言上等户自来更互充役有時休息今使歲出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下等户及單丁女户從来無役今盡使之出錢是鰥寡孤獨之人俱不免役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之所不得私為也今有司立法

惟錢是求歲豐則民賤糶其穀歲凶則伐桑棗殺牛賣田得錢以輸民何以為生乎此法卒行富室差得自寛貧者困窮日甚矣帝不聽　賜西蕃董氈詔并衣帯鞍馬　庚辰命王安石提舉編修三司令式時天下以新法騷然邵雍屏居於洛門人故舊仕州縣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雍雍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寛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邪　是歲賑河北陝西旱饑除民租　交阯入貢　廣源下溪州蠻

來附

熙寧四年春正月已丑韓絳使种諤襲夏人敗之絳素不習兵事開幕府於延安措置乖方選蕃兵為七軍復以諤為鄜延鈐轄知青澗城信任之命諸將皆受其節制衆皆怨望絳與諤謀出兵取横山安撫使郭逵曰諤狂生耳朝廷徒以种氏家世用之必誤大事絳奏逵沮撓軍事召還之諤尋敗夏人於囉兀因以衆二萬城焉自是夏人日聚兵為報復計吕公弼言諤稔邊患不便

宜戒之弗聽已而絳言誘入夏之功乞加旌賞詔從之

壬辰王安石請糴天下廣惠倉田為河北東西陝西京東四路常平倉本從之　乙未渝州部夷梁承秀等叛命夔州路轉運使孫構討平之承秀與其黨李光吉王兗導生獠入寇巡檢李宗閔等戰死轉運判官張詵請討之選構為使倍道之官至則遣涪州豪杜安行募千人往襲自督官軍及黔中兵擊其後斬承秀入討二族火其居餘衆保黑崖嶺黔兵從間道夜躁而進光吉

隆崖死兗自縛降以其地建南平軍構博平人也　丁酉朝謁太祖太宗神御殿　庚子幸集禧觀宴從臣又幸大相國寺御宣德門觀燈　先是括坊監牧馬餘地立田官令專掌稼政以資牧養之用棊原武單鎮洛陽沙苑淇水安陽東平七監地餘良田萬七千頃賦民以收芻粟從樞密副使邵亢請也至是河北屯田司屢言豐歲所入亦不償費詔沿邊屯田不以水陸悉募民租佃罷屯田務收其兵為州廂軍　丁未立京東河北賊

盜重法　庚戌罷永興軍買鹽鈔場　辛亥以著作佐郎朱明之為崇文院校書明之王安石妹壻也　二月丁巳朔罷詩賦及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先是議更貢舉法帝以蘇軾言為是他日以問王安石安石曰不然令人材乏少且學術不一異論紛然此蓋不能一道德故也欲一道德則必脩學校欲脩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以不變趙抃亦是軾議安石曰若謂此科常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以為科法已

善則末也今以少壯時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乃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帝以為然巳而中書言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為於世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對偶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於是罷明經及諸科進士試詩賦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以論語孟子

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取諸科解名十分之三增進士額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第二等賜進士及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　置京東西陝西河東河北路學官使之教導　辛酉詔治吏沮格青苗法者　甲子以曾布檢正中書五

房公事布每事白王安石即行之或謂布當白兩參政
蓋指馮京王珪也布曰丞相已議定何問彼為俟敕出
令押字耳　戊辰詔賑河北民乏食者賻恤西界戰死
軍人　壬申進封高密郡王頵為嘉王　癸酉詔審官
院所定人赴中書察堪任者引見　甲戌賜討渝州夷
賊兵特支錢　丁丑禱雨　詔增漳河等役兵　三月
丁亥夏人陷撫寧諸城初种諤進築永樂川賞逋嶺二
砦分遣都監趙璞燕達築撫寧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

渾川開光嶺葭蘆州四砦與河東路修築各相去四十餘里已而夏人来攻順寧砦遂圍撫寧折繼昌高永能等擁兵駐細浮圖去撫寧咫尺囉兀兵勢尚完謂在綏德節制諸軍聞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達戰悸不能下筆顧運判李南公涕泗不已由是新築諸堡悉陷將士没者千餘人果不出郭逵所料云會慶州軍叛詔罷西師棄囉兀城　夔州路轉運使孫構言杜安行等討夷賊斥地七百里詔遣著作佐郎章惇乘驛同轉

運司制置以聞先是李承之薦惇於王安石安石曰聞
惇極無行承之曰顧其才可用耳公誠與語自當愛之
安石見惇惇素辯又善迎合安石大喜恨得之晚　戊
子慶州廣銳卒叛轉運司以聞帝召二府出奏示之深
以用兵為憂樞密使文彥博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
兼采眾論不當有所偏聽陛下厲精求治而人心未安
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制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廢墜不
舉之處耳馮京曰府界溉淤田又脩差役作保甲人極

勞敝帝曰詢訪鄰近百姓皆以免役為喜葢雖令出錢而復其身役無追呼刑責之虞人自情願故也彥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王安石曰法制具在則財用宜足中國宜强今皆不然未可謂之法制具在也　詔討慶州叛卒平之　庚寅詔諸路置學官州給四十頃以贍士并置小學教授　辛卯詔察奉行新法不職者　癸卯減河東陝西路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民縁軍事科役者蠲其租賦　丙午种諤坐陷撫

寧堡責授汝州團練使潭州安置尋再貶賀州別駕

丁未韓絳坐興師敗衂罷以本官知鄧州　辛亥録唐

李氏後　都水監丞宋昌言從内侍程昉之議請浚漳

河役兵萬人袤一百六十里帝患財用不足文彦博曰

足財用在乎安百姓安百姓在乎省力役且河久不開

不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今發夫開治從東從西

何利之有會京東河北風變異常民大恐帝手詔中書

令省事安静以應天變漳河之役妨農來歲為之未晚

夏四月丙辰朔恤刑　壬戌遣環慶都鈐轄种診以兵屯邠涇河中以備西夏　癸亥罷陝西交子法　丁卯以鄧綰為侍御史知雜事判司農寺時新法皆出司農而吕惠卿居憂曾布不能獨任其事王安石欲藉綰以威衆故有是命綰言判亳州富弼責蒙城官吏散常平錢穀妄追縣吏重笞之又遣人持小札下諸縣令未得依提舉司牒施行本州簽判管勾官徐公袞以書諭諸縣使勿奉行詔令乞盡理根治詔送亳州推勘院其

富弼止令案後收坐以聞弼上言臣凡三奏乞獨坐臣

且云青苗一事天下之人皆知爲害愈久愈深臣未本

州不散錢斛顧當嚴譴雖死無悔其餘徐公衮以下州

縣吏望聖慈察其情理特與矜貸　癸酉以司馬光判

西京御史臺光是光在永興以言不用乞判留臺不報

又上疏曰臣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吕誨公直

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

鎮此數人者覩安石所爲抗章對策極言其害而鎮因

乞致仕臣聞居其位者必憂其事食其禄者必任其患苟或不然是為盜竊臣雖無似嘗受教於君子不敢為盜竊之行令陛下唯安石是信安石以為賢則賢以為愚則愚以為是則是以為非則非諂附安石者謂之忠良攻難安石者謂之讒慝臣才識固安石之所愚議論固安石之所非令日所言於陛下亦安石之所謂讒慝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則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唯陛下裁處久之乃從其請光既歸洛絶口

不論事　甲戌詔司農寺月進諸路所上雨雪狀　以
前大理評事常秩為右正言直集賢院管幹國子監秩
汝陰人屢徵不起詔郡以禮敦遣毋聽秩辭至是始詣
闕對垂拱殿帝問秩先朝累命何為不起對曰先帝亮
臣之愚故得安閭巷今陛下嚴詔趣迫是以不敢不來
非有所決擇去就也帝悅問今何道免民於凍餒對曰
法制不立庶民食侯食服侯服此今日大患也臣才不
適用顧得辭歸帝曰既來安得不少留異日不能用卿

乃當去耳遂拜是命尋遷天章閣侍講同修起居注仍使供諫職秩平居為學求自得王回里中名士也每見秩與語輙欿然自以為不及歐陽修胡宿呂公著王陶沈遘王安石皆稱薦之翕然名重一時秩屏居有年世以為無宦情及安石更法天下沸騰秩見所下令獨以為是一召即起任諫爭列侍從低首抑氣無所建明聞望日損秩長於春秋及安石廢春秋秩遂盡諱其學時論以此薄之　權開封府推官蘇軾罷初軾直史館王

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軾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爲問安石見之大怒使侍御史謝景温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至是出通判杭州時新法日下軾於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　丙子遣使按視宿亳等州災傷仍令修飭武備

壬午定進士考轉官　五月甲午右諫議大夫提舉崇福宫致仕吕誨卒誨初求致仕表言臣本無宿疾偶

值醫者用術乖方妄投湯劑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寖成風痺非秖憚跛鼈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為之奈何雖一身之微固不足恤而九族之托良以為憂蓋以身疾喻朝政也疾亟猶旦夕憤嘆以天下事為憂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蹶然而起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遂卒光為誌其墓初誌未成河南監牧使劉航自請書既見其文遲迴不敢書航之子安世曰成吾父之美可乎代書之航

又陰戒呂氏諸子勿摹本示人恐非三家之福時蔡延禧欲中光厚賂刻工摹獻安石安石得之懸壁省覽且謂其門下士曰君實此誌西漢之文也　壬寅詔許富弼養疾西京　丙午高麗來貢高麗為遼所阻不通中國者四十三年至是福建轉運使羅拯令商人黃貞招接通好高麗王徽乃因貞還移牒福建願備禮朝貢拯以聞朝議謂可結以謀遼乃命拯諭意徽遂遣其民官侍郎金悌等由登州入貢自是復與中國通朝貢相繼

辛亥詔宗室率府副率以上遭父母喪及嫡孫承重並解官行服　壬子詔恩冀等州災傷遣使賑恤蠲其稅

御史中丞楊繪言東明等縣百姓千餘人詣開封府訴超升等第出助役錢事本府不受遂突入王安石私第安石諭云此事相府不知仍問汝等來知縣知否皆言不知又詣御史臺臣以本臺無例收接訴狀諭令散去退而訪問乃司農寺不依諸縣元定戸等却以見管戸口量第定出役錢數付諸縣各令管認別造簿籍前

農務而畢臣竊謂凡等第升降蓋視人家產高下乃得其實令乃自司農寺先畫數令本縣依數定簿豈得民無爭訴哉判司農寺乃鄧綰曾布一為知雜一為都檢正非臣言之誰敢言者王安石指陳繪言為不然帝遂置而弗問　初保甲法行鄉民驚擾至有截指斷腕以避丁者知開封府韓維言之帝以問王安石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為天下者如止欲任民情所願而已則何必立君而為之建官置吏也大抵保

甲法不特除盜固可漸習為兵且省財費惟陛下果斷不恤人言以行之安石由此益惡維帝欲命維為御史中丞維以兄絳居政府力辭安石因言維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乞允其請會文彥博求去帝曰密院事劇當除韓維佐卿明日維奏事殿中以言不用力請外帝曰卿東宮舊人當留輔政維對曰使臣言得行勝於富貴若緣攀附舊恩以進非臣之願也遂出知襄州　六月丁巳河北饑民為盜者減死刺配　戊午監察御史

裏行東光劉摯上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才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向不在乎義故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事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為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為聚斂其愛君憂國者皆無以容於其間今天下有喜於敢為之論有樂於無事之論彼以此為流俗此以彼為亂常畏義者以進取為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為無能此風寖長漢唐之黨禍必起矣願陛下虛心平聽審察好惡收過與不及之

俗使歸於大中之道摯初除御史未及陛對即奏論亳
州獄起小人意在傾富弼以市進今弼已得罪願少寬
之又言程昉開漳河調發猝迫人不堪命趙子幾擅升
畿縣等使納役錢縣民日數千人遮訴宰相京師喧然
何以示四方張靚王廷老擅增兩浙役錢督賦嚴急人
情嗟怨此皆欲以羨餘希賞願行顯責明朝廷本無聚
歛之意及入見帝面賜褒諭因問卿從學王安石耶安
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

退即上是疏安石不悅　庚申羣臣三上尊號曰紹天
法古文武仁孝帝不許　甲子知青州歐陽修以太子
少師觀文殿學士致仕修以風節自持既連被汙衊年
六十即乞謝事及守青州上疏請止散青苗錢王安石
惡之修求歸益切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善附流俗以
韓琦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
朝廷留之何用帝以為然時賢士多引去以避安石楊
繪上疏言老成人不可不惜今舊臣告歸或屏於外者

悉皆未老范鎮年六十有三吕誨五十有八歐陽修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耶　甲戌富弼坐沮格青苗落使相以佐僕射徙判汝州王安石曰弼雖謫猶不失富貴昔鯀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答弼行過應天謂判府張方平曰人固難知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安石文學辟以考校既至院中之

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為人擞之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弼有愧色蓋弼亦素善安石云　秋七月辛卯北京新提第四等五埽决漂溺館陶永濟清陽以北遣内侍都知張茂則乘驛相視　甲子賑恤兩浙水災　丁酉貶監察御史裏行劉摯監衡州鹽倉御史中丞楊繪罷為翰林侍讀學士摯上疏論率錢助役有十害會繪亦言其不便前後凡四奏又論提刑趙子幾怒知東明縣賈蕃不禁遏縣民使訟助役事撫以他故下蕃於獄而

自鞫之是希王安石意旨而陷無辜於法也勢亦言子幾椐摭賈蕃欲箝天下之口乞按其罪安石大怒使知諫院張璪取繪摯所論作十難以詰之璪辭不為判司農寺曾布請為之既作十難且劾繪摯欺誕懷向背詔下其疏於繪摯使各分析以聞繪懼謝罪摯奮然曰為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即條對所難以伸其說曰助役斂錢之法有大臣及御史主之於內有大臣親黨為監司提舉官行之於諸路其勢甚易

矣然曠曰彌年終未有定論者爲不順乎民心也臣待
罪言責采士民之説以聞職也今乃遽令分析交口相
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乎謂有向背則臣所向者義
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司農
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不報明日復上疏曰陛下夙夜
勵精以親庶政而天下未至於治安者誰致之耶陛下
即位以來注意責成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巳任得
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動揺舉天地之内無一

民一物得安其所者葢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歛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邉鄙之謀動邉鄙之禍未艾而漳河之役作漳河之害未平而助役之事興至於水利則勞民而無功行淤田則費大而不效併省州縣則諸路莫不強民以應令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名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於歴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混淆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為無能俠少儇辯者取之

為可用守道憂國者斥之為流俗敗常害民者稱之為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獨與一掾屬決之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其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摯嶺外帝不許但謫監倉縉尋出知鄭州璪亦落職遣察訪使徧行諸路促成役書　庚子詔

宗室不得祀祖宗神御　丁未詔唐鄧給流民田　八月癸丑朔遣官體量陝西差役新法及民間利害　甲寅詔郡縣保甲與賊鬬死傷者給錢有差　庚申復春秋三傳明經取士王安石初欲釋春秋以行世而孫覺之經解已出一見而忌之自知不能復出其右遂詆聖經至目為斷爛朝報故貢舉不以取士楊繪嘗言當復安石不許至是帝特命復之　癸酉置洮河安撫司命王韶領其事初議取河湟自古渭寨接青唐武勝軍應

招納蕃部市易募人營田等事詔悉主之遂至秦會諸將以蕃部俞龍珂在青唐最大渭源羌與夏人皆欲羈縻之議先致討詔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以成敗遂留宿明旦兩種皆遣其豪隨詔以東龍珂率其屬十二萬口內附既歸朝自言平生聞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賜姓包氏帝如其請賜姓包名順　己卯以前旌德縣尉王雱為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雱安石子也為人剽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未冠已著書數萬言年十三

得秦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強而邊患博矣故安石力主王韶議初舉進士調旌德尉著策二十餘篇極論天下事時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與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帝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鏤板鬻於市遂傳達於帝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而有是命安石更張政事雱實導之常稱商鞅為豪傑之士且言不誅異議者法不行安石與程顥語雱囚首跣足攜

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數為人所阻故

與程君議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頭於市則法行矣

安石遽曰兒誤矣顥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

始退 是月河溢澶州曹村埽決鎮寧僉判程顥方救

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渙以事告急顥一夜馳至渙

俟於河橋顥謂渙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

塞亦所當為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

兵以繼之渙義烈士也遂以本鎮印授顥曰君自用之

顥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為緩急耳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輩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効論者或以為勢不可塞徒勞人耳顥命善泅者銜細繩以度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　九月丙戌河決鄆州　辛卯大饗明堂以英宗配赦天下內外官進秩有差　庚子夏國主秉常遣使入貢表乞綏州城願依舊約詔答曰前已降詔更不令交塞門安

遠二砦綏州亦不給還令復何議俟定界畢别進誓表回頒誓詔恩賜如舊　癸卯增選人奉　鬻諸路坊場河渡募人承買收取其利歲得錢六百九十八萬餘緡穀帛九十七萬石匹有奇　冬十月壬子朔罷差役法使民出錢募役　立選人及任子出官試律令法　丙辰置樞密院檢詳官　以鮮于侁為利州轉運副使初助役法行詔監司各定所部助役錢數利州路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侁時為判官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

半此可矣瑜不從遂各為奏時諸路役書皆未就帝是侁議諭司農曾布使頒以為式因黜瑜而擢侁副使兼提舉常平先是王安石居金陵有重名士大夫期以為相侁惡其沽激要君常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及安石用事侁乃上書論時政曰可為憂患者一可為太息者二其他逆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概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懟毀短之帝稱其有文學可用安石曰何以知之帝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既為副使部民

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吏詰之佻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强之哉蘓軾稱佻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為三難　戊辰立太學生三舍法初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應廕者為之太學生以八品以下子孫及庶人之俊異者為之試論策經義如進士法及帝即位尤垂意儒學自京師至郡縣既皆有學歲時月各有試程其藝能以差次升舍其最優者為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而特賜之第遂專以此取士又累增

太學内舍生至九百人至是侍御史鄧綰言國家治平百餘年雖有國子監僅容釋奠齋庖而生員無所容至於太學未嘗營建止假錫慶院廊廡數十間生員纔三百人請以錫慶院為太學仍修武成王廟為右學上以擬三王四代膠庠序學東西左右之制下則無後於漢唐生員學舍之盛乃詔畫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建講書堂齋舍直廬畧具自主判官外增置直講為十員率二員共講一經令中書遴選或主判官奏舉登生員

為三等始入太學為外舍初不限員後定額七百人外舍升內舍員二百內舍升上舍員一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以次升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召試賜第其正録學諭以上舍生為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主判直講復薦於中書奏除官初蘇頌子嘉在太學國子監直講顔復嘗策問王莽後周變法事嘉極論其非擢優等蘇液密寫以示曽布曰此輩倡和非毀時政布大怒責張璪曰君以諫官判監學官與生

徒非毁時政而竟不彈劾遂以告王安石安石大怒盡逐諸學官以李定常秩同判監選用學官非執政所喜者不與陸佃黎宗孟葉濤曾肇沈季良與選季良安石妹壻濤其姪壻佃門人肇布弟也佃等夜在安石齋授口義旦至學講之無一語出已其設三舍蓋亦欲引用其黨也　壬申以西京國子監教授王安國為崇文院校書安國官滿至京師帝以其兄安石故賜對帝曰卿學問通古今以漢文帝為何如主對曰三代以後未有

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爾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俄頃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羣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樂幾至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令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刑致秦祚不傳世令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誠專以堯舜三代為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爾帝不悅由是别

無恩命止授崇文校書安國甞力諫安石以天下洶洶不樂新法皆歸咎於兄恐為家禍安石不聽安國哭於影堂曰吾家滅門矣又嘗責曾布以誤惑丞相更變法令布曰足下人之子弟朝廷變法何預足下事安國勃然曰丞相吾兄也丞相之父吾父也丞相由汝之故殺身破家僇及先人發掘丘壟豈得不預我耶　丙子詔罪人配流遇冬者至仲春乃遣　十一月甲申詔蠲天下見欠貸糧總計米一百六十六萬八千餘石錢十一

萬七千餘緡百姓聞詔莫不稱慶　丁亥作中太一宮
從司天冬官正周琮言也　壬寅開洪澤河達於淮
十二月辛亥朔詔增賜國子監錢四千緡　戊午歸夏
俘　己未安定郡王從式卒　甲子封越國公世清為
會稽郡王　丙寅省諸路廂軍　乙亥崇義公柴詠致
仕子若訥襲封　先是河溢衛州王供時新堤凡六埽
而決者二下屬恩冀貫御河奔衝為一帝憂之自秋迄
冬數遣使經營議者爭言導河之利張茂則等謂二股

河地最下而舊防可因今堙塞者纔三十餘里若度河之湍淺而逆之又存清水鎮河以析其勢則悍者可回決者可塞帝然之是月令河北轉運司開修二股河上流并修塞第五埽決口鎮寧河清卒於法不他役程昉為都水丞恃中人之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僉判程顥以法拒昉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用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皆相視畏昉欲弗納顥曰彼逃死

自歸弗納必為亂昉有言顥自當之即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顥言甘而氣懾既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變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顥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為果不敢言

資治通鑑後編卷七十九